

革新時代教學思想序

王雲五

此為中國教學思想史之第五冊；若與拙著中國政治思想史併計，當為姊妹合編之第十二冊。兩書在第十一冊以前，咸按朝代編纂，本冊獨異其趣，改稱爲革新時代教學思想者，請得言其故。

我國思想家，無論爲政治，爲教學，或爲經濟，爲法律，無不盛極於春秋戰國之際。其時諸子百家，衆說紛陳，即以周室徒擁虛名，諸侯殆如獨立，學者之主張不得志於一國者，轉而之他，以彼所挾自鳴於各該政權，期大行其道。因而思想循自由途徑而發展，洵至百家爭鳴。及漢以後，特崇儒術，歷代繼之，雖諸家偶獲抬頭，率以儒爲正宗。自魏晉迄明清，儒術控制學人思想，構成單一路線，傳統不稍變。故余所著政治思想史，咸按朝代編述，雖兩遭異族入主，思想路線固仍舊也。唯自清末鴉片戰爭以來，創深痛鉅，當局目擊西洋之船堅礮利，在學與教；爲適應局勢，不免有多少改革，由技藝漸及於學術。此種新勢力之衝擊，爲我國數千年來所僅見。於是我國教學思想便進至一個革新時代，而不能如本書一至四冊，或中國政治思想史一至七冊，循一貫傳統，按朝代編述。此一革新時代，起自咸同，迄於今茲；因而本冊名稱當爲革新時代教學思想。

本冊內容六章。第一章爲革新時代初期教學思想，不屬於任何一人，而由此時代初期若干執政者，各依彼時需要，就新教學制度思想爲點點滴滴之貢獻。其中關係人物，有曾國藩、李鴻章、沈葆楨、左宗棠、李端棻、容闈、孫家鼐、盛宣懷、張百熙、張之洞諸人；其革新事業之範圍，在學校方面，由同文館，漸及若干專業學堂，而至京師大學堂；游學方面，由幼童，而至船政學生、海軍學生等；譯書方面，由官書局，而江南製造局等。此時代之萌芽時期，教學之革新，並非出自一人，亦無一定方針。及張香濤（之洞），秉政，始綜合諸家之措施，逐漸形成革新之方策。

蓋自中西接觸以還，國人對於西學之態度，與其所懸擬之方針，先後約得四種。其一，中學為主，西學爲從。此爲明代西洋歷算輸入中國，雖被接受，却視爲附從之學，只認爲在我國學術中加入一個小小的末流。其二，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。此在革新初期已有或顯或晦之主張。至張香濤始作明明而確定的表示。觀其言「今欲強中國，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」；是已明認西學爲用之重大，與明季視爲附從或未流者不同。唯繼言「然不先以中學固其根柢，則其禍烈於不通西學者」；是又明認非先固根柢即確定本體，不能收西學之功效也。其三，爲全盤西化，即入民國以後，若干醉心西學之人所主張，然人數殊不多。其四，爲中西並重，即最近發展之趨勢，殆鑒於西洋物質文明高度發達，而其倫理道德多趨於墮落；今總統蔣先生秉承 國父遺教，指出倫理、民主、科學爲復興中華文化之三大支柱。其中第一項爲我國之特長，第三項爲西方之特長；第二項爲中西共同之目標，我國在思想上發源最早，嗣爲獨裁政制所掩。民國成立以來開始復興，然在習行上，尙待力爭上游。西洋之民主國家習行有素，足資取法；是則互有短長，均宜擇善而從，故中西並重，實爲最中正之方針。香濤所提之「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」，縱不如中西並重之更合理想，尙不失爲兼顧之道也。

本書所分六章，除第一章叙清季教學革新之初期，第二章叙張香濤綜合初期之革新而奠系統化之基外，實際上之革新重鎮當公認爲創造民國之 國父孫先生，在本冊中以第三章詳述之。其在民初直接間接主持教育行政與學術研究爲時最久，對教學思想有不少貢獻者，則咸推蔡子民先生，在本冊中以第五章詳述之。他如第四章敘述之梁任公，與第六章敘述之胡適之兩氏，對教育與學術均有相當影響。

本書限於一貫之體例，被敘述之思想家皆爲業已作古者，並按其去世之先後爲序；因而當代不少卓越之教學思想家，不得不從略。本書於正文六章以外，增一附錄，參入著者六十年來有關爲學與教育之淺見。由於著者直接間接從事於教育事業不下六十年；而其爲學，則自髫齡至今，繼續不輟，垂七十五年；在此期間，或受前賢之感召，或由一己之偶得，講演寫作，多至數十萬言。其中一得之愚，足以表現個人主張者，就尙存之文稿，約得二十餘篇，凡十萬言，謹附刊書末，以就正於大雅閣達；並將於本書第六冊中國教學思想綜合研究中，附列於各有關項目之下，以明師承所自，或別出心裁；此又本書另一特例也。

中華民國六十年七月十日。